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八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司徒雷登年谱	刘廷芳 谢景升(1)
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	(23)
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	郑天挺(54)
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先生	高平叔(58)
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	冯友兰(72)
匡互生和立达学园	蔡 端(85)
北京大学感旧录	周作人(105)
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回忆	赵祖康(141)
抗战时期我参加滇缅公路修建工程的经过	徐以枋(178)
乐西公路修建概述	郭增望(190)
抗战胜利后的新疆公路	刘良湛(208)

司徒雷登年谱

刘廷芳 谢景升

[编者按]:《司徒雷登年谱》是一九四六年前燕京大学教职员为庆祝司徒雷登七十寿辰而编写的，前六十年（一八七六至一九三六年）由刘廷芳执笔，后十年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）由谢景升执笔。刘廷芳原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，谢景升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，他们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，关系密切，因此，文中不免多有溢美之词。现经略加删节刊出，供有关方面参考。

一八七六年（清光绪二年） 一岁

六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杭县武陵门内美国南长老宗宣教差会寓所。

父司徒约翰，应差会之征，于一八六九年抵华，只身入内地布道，不久罹病，于一八七二年返美，留美二载，一八七四年结婚后，夫妇同来中土。又二年，生长子雷登。

一八七七年（光绪三年） 二岁

一八七八年（光绪四年） 三岁

乳媪佣仆，均系华人，呀呀学语，即操杭音。四月弟大卫生。

一八七九年（光绪五年） 四岁

受庭训，习英语言文字。母霍登氏，名玛丽，未归司徒老牧师时，在故乡从事教育。是时，正值美国南北内战之后，母家业棉商，因战事破产，乃创办女子学校，识司徒牧师，遂订偕老，夫妇远适异邦，为宣教士。

一八八〇年（光绪六年） 五岁

十二月弟华林生。至是，弟兄虽已三人，而嬉伴惟有华童俞姓，为南长老宗差会第一女布道员之子。

一八八一年（光绪七年） 六岁

一八八二年（光绪八年） 七岁

九月弟露佩生。

此时在杭西友伴极少，回忆之中，只记得圣公会慕会长之子二人。曾随母过访慕家，觉其十足英国绅士风格，略叙寒暄而已。华人中旦夕往还，有周姓名阿庚者，后在邮局供职；此外有宁波老嫗某氏。

一八八三年（光绪九年） 八岁

小说家赛珍珠之父赛兆祥牧师携眷自美来杭。赛牧师亦系南长老宗差会之宣教士，虽然初次相逢，亦不啻他乡遇故知。

母兴办女学，此系教会在中国设立之第二所女子学校。一八七二年，有女教士兰姓者，曾一度创办此校。时风气未开，女子入学，目为创举。来学者，皆贫窶之女子，不仅无学费，即膳宿衣裳，亦由母供给。

二十余年后，此校与其他教会女学合组成弘道女学。

一八八四年（光绪十年） 九岁

杭城酷暑相侵，令人身心交疲。母终年劳瘁，至此亦不得不迁地避暑。先生随侍游北高峰灵隐寺等处。

一八八五年（光绪十一年） 十岁

继续在家攻读英文、数学、书法，兼及历史，所习与小学三年级相等。

母此时已开始授先生古文字，特别注意拉丁文，先生日后古

文造诣精深，家学渊源盖有自也。

一八八六年（光绪十二年） 十一岁

对于华俗，时时注意。婚丧吉庆，喜参加习礼。“闹新房”者之少年取乐，印象最深。

一八八七年（光绪十三年） 十二岁

四月随侍父母返美。差会人员，服务七载，例得休假，归省亲友一样。

抵美后，老牧师夫妇各处宣传中国文化，携先生兄弟与俱，命中服赴会，表演华人用膳。听众见所未见，所至欢迎。

一八八八年（光绪十四年） 十三岁

是年春，华林得猩红热症。先生与大卫入庚德维克城公学暂读。迨华林病愈，弟兄三人同入阿拉罢马省慕备尔城学校，进五年级。

慕备尔城，母之家乡也，戚友众多。然入校后，经验殊苦。因先生昆仲所穿之衣服系在华时购自沪滨英商者，与美国儿童之衣服不同。在杭时，因无西童同玩，旦夕与长者游，谈吐老成，无稚子气。至此，群儿以其衣服不同，语言殊异，咸以异邦人目之。同学中虽中表兄弟，亦羞在人前相认。

一八八九年（光绪十五年） 十四岁

升第六年级。

一八九〇年（光绪十六年） 十五岁

升第七年级。

一八九一年（光绪十七年） 十六岁

升第八年级。此数载中，唯一希望，愿为常态之美国儿童，不受人白眼。

有叔父，曾供职海军，时已退隐，置别墅，依山傍水，先生昆仲，常过谒焉。从祖兄弟及中表，同游者十余人。

一八九二年（光绪十八年） 十七岁

入阜其尼省潘笃伯大学预科学校。该校系前总统赵佛逊旧

邸，环境绝佳，专为世家优秀设，人数限五十。同学来自数省，交游无复穷乡陋气。最满意者，厥惟此间绝无知先生来历，未尝只字道及中国，不再揶揄嘲弄，精神痛苦，至此方消。

校中有教师，名登尼者，韩伯敦西特尼大学毕业生也，教授拉丁、希腊二国古文，循循善诱。先生及门后，业大进。学期终，不仅为全校冠，并树该校空前之优绩。

一八九三年（光绪十九年） 十八岁

入韩伯敦西特尼大学。先生初衷原欲入阜其尼省省立大学。自受业登尼博士后，登尼劝入其母校，愿为先容，俾得种种利便。

美国各大学学生中，向有设社订金兰之契，以希腊字母名之。登尼氏 WX 西克母盖社，至是亦介绍先生入焉。

先生在预科学校时，成绩极佳；自修所得，更远过诸生。入大学考试时，试者拔置冠军，免读第一年级课程，直接进入第二年级听讲。

一八九四年（光绪二十年） 十九岁

秋，升大学第三年级。同学中有德仑柯者，与先生一见如旧，同起居，订金兰，学业相攻磋，成绩亦相颉颃，考试互为同辈冠。

一八九五年（光绪二十一年） 二十岁

秋，升大学第四年级，得文章奖。校中设有荣誉奖品两事：一以奖文章著述，一以奖演说雄辩。至是，德仑柯得演说奖，先生得文章奖。

先生终身从事宗教与教育；德仑柯则从事政治。三十年后，先生任燕大校长时，阜其尼省人民公选德仑柯任省长。

一八九六年（光绪二十二年） 二十一岁

六月大学毕业。先生在校三载，专修为古文学，即希腊拉丁两国文学也。后又治今文学，研究德意志法兰西两国文学。

毕业考试时，以第一名得文学士（B. A.）及文章学士（B.

Litt) 两学位焉。秋应潘笃伯校之聘，任古文教职。

韩伯登西特尼大学中，各种奖事外，另设研究学员奖金。先生毕业时，以三年之优异成绩，获得此奖。惟循例，受奖者须留校研究。时校中拉丁文讲座缺出，登尼被聘，潘笃伯学校之古文讲席，因而需人。登尼举先生为后任者。先生感知遇，辞大学研究学员之奖，应潘校之聘焉。

一八九七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） 二十二岁

在潘笃伯校任教。秋，二弟大卫、三弟华林皆入阜其尼省立大学。

司徒老牧师在华差会之俸给，所入甚微。先生诸弟得大学教育，先生之力也。

一八九八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 二十三岁

在潘笃伯校任教。潘校子弟，皆南中望族，卒业后，经大学训练，非经营实业，即从事政治，鲜愿返校执教鞭者。先生以第一名卒业大学，能返母校服务，成绩极佳。时校长年迈，校董物色继任人才，以先生为众望所归，拟提其名，征先生同意。先生深爱此环境，意为之动。

一八九九年（光绪二十五年） 二十四岁

秋，入阜其尼省首邑黎区孟城南长老宗所设之协和神学院，为第一年级生。

先是，先生心中旦夕盘旋：是否当为宗教牧师，或毕生为教育事业。先生笃信宗教，委身为牧师，本无疑问；然数载中竟狐疑莫决者，盖虑为牧师，则或须应召赴华，供职差会，幼年在华所受苦况，及返国后所受讥评，中心受创颇深，未易平复。因而踌躇者两周岁。

然宗教虔诚，终得最后之胜利，乃决心入神学院，研究神学焉。

一九〇〇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 二十五岁

秋，升第二年级。在协和神学院研究宗教。

一九〇一年（光绪二十七年） 二十六岁

在协和神学院研究宗教。秋，升第三年级。

加入学生义勇外邦布道团。

学生义勇外邦布道团者，美国青年所组织，加入者随时应召，远适异国，宣传宗教。

先生虽决志入神学院，预备为宣教士，惟对于外邦布道，犹觉望而生畏。回忆当年随父母在华布道时，或在都市街头，发卖劝世文，或在穷乡僻壤，到处受讥评，甚至受侮辱。自念以此终身，殊非所愿，故该团屡次相邀，先生迄未加入。

当时该团宗旨坚决，以为信神青年，须听神差遣，除却体弱多病，不能成行，得召者须不畏困难，欣然就道。先生自问身体康强，又无室家之累，不加入该团，无以自圆其说。五中交战，剧烈非常。至是，乃毅然加入该团。所取决心，其严重虽佛教徒祝发入空门，无以过之。

一九〇二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 二十七岁

五月，在阜其尼省东赫拿阜老会膺圣职，受按手礼，被封为长老宗牧师。六月，以最优等毕业，得神学士学位。因成绩冠全校，授霍柱研究奖学金，辞不受。与同学马斐德及柏斯登提倡整顿差会管理法。差会部闻其名，罗致之为干事。三人欣然就职。故霍柱研究奖金，待遇虽优，亦弃之弗惜也。

应首都华盛顿第一长老会堂之聘，任该堂外邦代表牧师。此堂系首都长老宗最重要之会堂。威尔逊总统当国时，每星期必莅此堂礼拜。先生既为该堂外邦代表牧师，因与威尔逊总统订交焉。

一九〇三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 二十八岁

是岁，周游美国南方各省，提倡差会外邦布道事业。旅行中遇远房表亲路爱玲女士，与之谈，志同道合，遂订交焉，即司徒夫人也。

一九〇四年（光绪三十年） 二十九岁

继续为差会干事。七月，与路爱玲女士订白头之约。十一月十七日结缡。婚后，夫妇启程赴华。除夕抵杭州。

一九〇五年（光绪三十一年） 三十岁

开始重习华文与杭语。先生离华已十余载，幼时所操杭语，强半遗忘。至是重来中土，再行学习，并习文字，觉兴趣颇浓。

业师高敬甫，平生未见外人，终日疑惧，虽敬茶勿饮，防下毒也。

先生十余年中，既治今古五国文字，对于学习文字语言，颇有经验，遂自辟新途，以治华文，并指导高氏如何教法。未久，师为弟子所感化，高氏对外人疑惧之心，予以冰释。

此番习华文，与在美治拉丁、希腊古文相仿，对文字有特别兴趣，每日功课为识字、读书，并研究中国谚语，及古人先哲名言，谈话则注重日常应用词句，不经年，学大进。

一九〇六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 三十一岁

开始下乡村布道：先随父母同行，后则只身独往，一去或三四星期。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，数百里中，无西人也。入乡村，起居饮食，与乡民俱，共话桑麻，并问礼俗，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颇详。

二月五日，公子约翰生。

一九〇七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 三十二岁

开始登台说教，独立工作，无复借助他人。

提倡改组长老宗大学。先是，美国北长老会差会，在杭创办大学，名育英书院。先生所隶属之南长老宗，事业日形发达，亦拟开办大学。先生立主与北宗合办育英书院，并在城外购置校址。该校改组后，迁入新址，即今之之江大学也。

一九〇八年（光绪三十四年） 三十三岁

夏，应金陵神学院之聘，任新约希腊文讲座，迁居南京。金陵神学院，乃北长老宗、南长老宗、贵格宗、圣道宗之北美以美派与南监理派合办者也。董事会聘教职员，由各宗差会人员中，

择其品学兼优者充任。先生被选为新约希腊文教授，至此应聘就职。

开始学习南京土白，夏间特赴庐山牯岭，延师学习。然秋间开学后，便无兴趣，因负笈就学者，来自各地，多半操吴语，南京土白，非所需也。

在校午前授课，午后研究，至是，生活较前数年舒适。

一九〇九年（清宣统元年） 三十四岁

弟大卫卒。大卫在阜其尼大学得医学博士学位，来华为差会医务人员，供职苏州协和医院。一日，下乡打猎，所携猎枪，日久失用，弹反击，因而遇害。大卫与美国某女士订婚的，系一护士，闻大卫死，哀痛逾恒，从中土礼教，守节终身。

一九一〇年（宣统二年） 三十五岁

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。

一九一一年（宣统三年） 三十六岁

研究宗教教育工作。南京教会学校林立，宗教功课与礼拜，皆主必修及强迫参加。先生对于各校宗教教育课程，特别注意，并研究其成绩，断定必修及强迫，劳而无功，易起反感，学生未能心悦诚服，非良法也。

革命事起。张勋时镇南京，反革命最力。十一月及十二月初，大捕党人，杀戮无辜，凡无发辫者，皆惴惴自危，即服洋服者，亦不免波及，学校因而停课。但学生不得离城回返家乡。西教士同人组织救助委员会，每小时轮流伴送学生离城。无发辫者，制假者戴之。运输工人慑于军令，不敢为学生搬运行李。学生有自行搬运行李假辫为行李所摄住，败露遇险者，是以咸有戒心。先生与同事西人，每日伴送学生出仪凤门，并为之代运行李，至张勋退出南京方止。

二十一日孙中山先生抵南京，人心始定。

一九一二年（中华民国元年） 三十七岁

元旦，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。

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，特约先生为南京通讯记者。先生与孙总统时相会晤，每日发电，宣传党国消息。

当时南京政府人才云集，先生得以认识蔡子民、王儒堂、王亮畴、周寄梅，及其他党国人士。

当时政府要员，皆拥戴中山先生为总统；中山先生独竭力主张选举袁世凯为总统，出席国会，滔滔辩论，力排众议。先生时以记者资格，出席旁听，以孙中山先生功成不居，心中惟有国家福利，不知有己，倾心佩服之。

秋间，时局安定，各校开学。

先生著述《环球布道小史》脱稿，近五十万言，笔述者同事陈叩应。

一九一三年 三十八岁

著《希腊文初阶》。先生以中国人习希腊文，不经英文，直接学习原文，可以事半功倍，因本教学之经验，著《希腊文初阶》，专为华人学希腊文之用。一切解释，均用华文。

秋，司徒老牧师逝世，享年七十有二。时夫人又久病不起，医者劝其赴美治疗，先生年来治学治事，殚心著述，体力不如往日；又遭父丧妻病，医者谓积劳不慎，将致疾，劝其率眷返美休养。

一九一四年 三十九岁

夏间，挈眷赴美养痾。渡太平洋，八月一日，抵云高华埠，正欧州大战开始时也。夫人遵医者言，赴纽约省克利夫敦温泉疗养院。离该处不远，欧朋城中，有欧朋神学院，为北长老宗最前进派之学府，先生入该学院之研究院，从事研究工作。年终南行，访亲友。

一九一五年 四十岁

是岁，到处观察，深诧美国人民对于世界大势之漠视，欧洲大战，似与美国无关。

暮春，赴首都华盛顿第一长老会堂说教，威尔逊总统出席听

讲。翌日，召先生入白宫，谘询中国情形，特别注意中、日问题。二十一条消息到美，先生约同志三人晋謁威氏。时威氏与国务卿白兰恩政见不同，彼此间已有裂痕。威氏对于国际问题不愿独断，囑先生见白氏。白氏当时醉心绝对和平与美国自守两原则。美与墨战云方急，白氏方努力求免战事，对中日事，无相当之表示。先生殊失望焉。

秋返华，取道加省，参观太平洋展览会。

一九一六年 四十一岁

抵南京，供旧职，从事著述。《希华英辞典》脱稿。

此为空前巨著，为先生数年来精心杰构。书成时，不得印刷者，先生训练手民，排印始克告成。

一九一七年 四十二岁

《启示录新注释》脱稿。《启示录》为新约中最神秘费解者，不谙经典精义者，往往穿凿附会，淆人听闻，先生忧之，集当代诸家学说，佐以心得，著成此书，为中国基督教经解中开一新纪元。

是岁冬，开始著述《第四福音注释》。

一九一八年 四十三岁

是岁，北方教会四大学：圣道宗北派美以美会在北京所设之汇文大学，公理宗与长老宗合办之通州协和大学，数公会在北京所办之协和大学与协和神学院，鉴于事工之重大，及教会中大势所趋，咸主合作；遂遵各差会之提倡，决计合并。组织委员会，磋商改组办法。委员会以兹事体大，改组后须得特别人才长校，方能有济。耳先生名，公推任校长职。是岁冬函聘先生。先生得聘书后，以目前神学院教学及著述亦颇安适，办理大学，又无经验；且亲友中微闻北京合并改组之四校中，汇文与协和二校，因往日声闻与成绩，两不相下，合组经程，颇多暗礁，咸劝先生勿就，踌躇不决者久之。惟委员会再三敦促，先生感其意诚，情不可却，旋允北上，会晤后再决定行止。

一九一九年 四十四岁

一月三十一日抵北京。时值严冬，朔风刺骨，乘人力车到校，所得印象，令人失望者有三：所谓校产，在内城东南隅盔甲厂一带，地基湫隘，出门尘土没胫，臭沟积秽，近在咫尺，而所有之数十万基金，尽费于此，瞻望前途，无从发展，一也。汇文与协和两校校友与同仁，方为改组后校名争执。据云，若以汇文名，则协和校友，将焚毁文凭；若不以汇文名，则汇文校友，亦将焚毁文凭。爱护旧校之情，竟使两方情同冰炭。合并改组，首重和衷共济，长此以往，何能有成？二也。汇文与协和，原来各有预科，改组后将何处以处之？改组后之大学，本身是否仍设预科？两方对此问题，争执亦甚剧烈。此问题关于大学本身及旧校之关系非浅。此而不决，其他改组，更无论矣，三也。当日即决定，在校址、校名与预科三问题，未得相当解决之前，不敢拜命。

委员会中，汇文与协和两方，各派中西代表十人，集议三日，推先生为主席。至是，先生方知改组之中，有局外人来负责之必要。先生席上发言，谓“诸公爱护旧校，理所当然。然基督教运动前途，实赖教育，幸勿以小害大”。剴切陈辞，各委员皆为所动，乃讨论合组之步骤与所应采取之方式。

不久返沪，晤诚敬一博士。诚君云：“当前极大问题，为改组后之新校，应择何名。若用地名，则何不采用北京古名‘燕京’？”先生欣然电告北京委员会，得复电，赞成此名，校名问题，因而解决。

北京委员会仍敦请先生赴任，先生提出两条件：（一）校址问题，须重新考虑，不得坚持在盔甲厂；（二）须另聘人，为校方担任募款事宜。

夏，携眷赴北京，当时仍不期望作久居之计，拟代为整理后，即辞职返宁，故藏书仍留南京。抵北京后，寄居美以美会友人家，盖学校当时，尚未为新校长备住宅也。

此数月中，不如意事，纷至沓来，令人失望：一为购置新校址事。中西名流某某巨公担任为觅妥当校址，离西直门三里之遥云云。后闻某某巨公正拟组地产公司，借当局之权力，变卖官产，不久事败，幸未成交，否则受累不浅矣。

二为谋求协和医学校合作事。时协和医学校适值改组告成，规模宏大，程度提高，需设预料；先生拟与该校合作，代办医预科，借以充实大学理科之设备；与罗氏基金委员会接洽，主其事者，文森与顾临二君，咸答“已决计自办，燕京整顿理科，当拭目视其成功”，此外一无应许。

三为建筑校址事，与美国某君订约。某君曾在协和医学校任建筑事，为人不诚，为协和当局察知辞退。某君坚执原约，谓愿相见法庭。时协和医学校正在建筑改组，不愿涉讼，起社会之疑，不得已，被某君勒索十万余金，始克解约。先生不知此事，承某巨公介绍，与此君订约。事后方知协和之经验，拟与之解约。某君故态复萌，又欲涉讼，后数经调停，方得解约。

四为请人募捐事。先生提议，请山东齐鲁大学副校长路思义博士为副校长，专司募捐事宜。董事部否决之。当时董事部所有，只常经费二万余元与二十名西教员之俸给，由差会担任。此外，四公会所捐助之二十余万开办费，则耗尽于东南城隅盔甲厂不合用之产业。董事会既无经费，又不计划筹募方法，又不赞成先生之提议。先生愤而辞职，电告美国托事部。于是聘任路思义为副校长事，得以通过。路氏遂赴美进行募捐事。募捐负责人，先生即专心整顿校务，首先注意学生。时大学本科，男生不满百人，一经调查，知百分之百有二，均系受津贴者。

此时适逢五四运动，燕京学生，为参加之主要分子，被捕入狱者数人。请于徐世昌总统释之。

大学每岁毕业前之星期日，循例举行毕业训章典礼。是日因学生被捕，先生中心戚戚，几未成礼也。同日接见被捕诸生，晤谈颇久，详知其目的与爱国热诚，深慰其心，且嘉其志。

一九二〇年 四十五岁

春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正式加入燕京大学，为燕京大学文理科女校。该校校长麦美德博士任女校文理科科长。女校校址在灯市口佟府夹道。

燕京大学之组织，于是分为三部：（一）文理科男校在盔甲厂；（二）文理科女校在佟府夹道；（三）神科，即宗教学院，亦在盔甲厂。

是年秋，实行男女同校，惟因校址相隔过远，仅能在最低限度之下，男女合班。先生对于男女同学极赞成。时国内大学男女同学者，仅燕京及国立北京大学两校而已。

一九二一年 四十六岁

欧美教会各差会派遣特别调查团来华，与中国教会教育界合组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。主席为芝加哥大学希腊文教授，后任该校校长之包登博士，故西人咸称此调查团为包登调查团（Burton Commission）。先生被聘为该团团员。此调查团在中国各处调查研究，聚教会教育界，详细讨论；报告书成，海内外视为空前杰构，以其非惟叙事详述，且为基督教在中国教育事业定百年之大计也。各种学校，各种教育，及其应行改造之方向，皆博赅无遗。自后，中国教会讨论教育，靡不奉为南针。

在北京西郊海甸镇之北，成府村之西，购地三百余亩为校址，即前明米万钟勺园旧地也。售主陕督陈树藩，嘉先生兴学之志，以半价捐助大学。先生感其赞助诚意，特为陕省定免费奖学金若干名，以为纪念。嗣后数载，陕西省内地子弟，负笈来学者，络绎不绝。几经困难，三年不决之校址问题，至此始告一段落，而建筑工程，即日开始焉。

一九二二年 四十七岁

本年岁首，先生为校务赴美，此为任职后第一次赴美。

包登报告书，对于重质不重量之原则，提倡最力。主张基督教在华所设大学共十三所，合并改组，谋内容充实，基础稳固。

华北原有八大学，协和医学校时已改组，由罗氏驻华医社接收。通州协和大学、北平汇文大学及协和女子大学，已改组为燕京大学。鲁省旧有三书院，亦已改组为齐鲁大学。至是，合并、改组、协作之思潮弥漫。齐鲁大学校长英人巴慕德，有识之士也，建议与燕京协作，成基督教在华北惟一之大学，先经在华两校派代表几度讨论，在美之差会代表，亦同时开始交涉。先生此行任务之一，为考察此次交涉之进展至何程度。

因新校址建筑工程已开始，学校内部，亦积极改善，在在需款。副校长路思义君驻美三载，专任募捐事宜，未见大成效，先生心殊焦灼。此次赴美，首要任务即系研究募款方法。

先生至美后，建议雇任美国募捐事业专家，组织大规模募捐运动，一切大计，亲自擘划。组织告成，拟即返华归校，而专家坚请先生留美，监督进行；不得已，留住至初夏，始行返华。

宁德楼行奠基礼。此为新校址建筑中之第一所。楼为美国美以美宗前会督宁德伟廉博士与其夫人费氏家族所捐。

改良国文系。改组国文系为新旧两部，聘周作人先生为新部主任。

废除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旧例。

通过中西教职员均等待遇。

订定教职员等级资格标准，分正教授、副教授、襄教授、讲师、助教、助理六级。全校教职员等级，因是重新厘订，为正教授者仅四人。标准谨严，开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先声焉。

开始与协和医学校正式讨论合作问题。

秋后，复赴美，继续募捐工作，此为第二次赴美。

一九二三年 四十八岁

自任全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主席、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主席、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主席

协和医学校，开始与燕京合作，捐款七千五百元美金，此款用为理科常年经费。

夏六月返校。

北京政府给与先生三等嘉禾章。

秋后，第三次赴美。

一九二四年 四十九岁

第一次大募捐完成。共得美金二百五十余万，惟历年外汇率低，折华币仅四百万左右。

初夏返校。

夏，普仁斯敦大学与燕京大学订约合作，政治学系与社会学系经费由此得普校之助。

公子约翰，由美来华省亲。

冬，基督圣诞节时，值母来华五十周岁，同人称觴庆祝。时先生之弟华林任之江大学校长职。

一九二五年 五十岁

一月，母逝世，享年八十有三。遗命与司徒老牧师合葬于杭州西子湖滨。

夏间赴美，此为第四次，任务为接洽哈佛大学与燕京合作事。秋后即返。

秋，协和医学校正式停办该校之医预科，将预科学生全部归燕京。惟燕京新建筑工程因故延迟，全校未能依原定时期迁入，故医预科教室暂仍协和医学校之旧；原有教员，稍为更动焉。

一九二六年 五十一岁

六月五日夫人路氏逝世，享年四十八岁。

夫人为美国南方望族，长文学，善骑术，体格素强。妹适马氏。姊妹二人，同日订婚，俱来华为教会服务。因杭地乏良医，产时失调，以致终身体弱。是岁，以伤风转成重症，竟至不起。先生葬之于新校址旁。

夏，大学移入海甸新校址。先生移居朗润园十五号。